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

周正柱 周 鹏*

内容提要 中国要素市场一体化明显滞后，相较于商品和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严重。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作为“十四五”规划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劳动力市场滞后性的存在并不合理。本文基于文献回顾法，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化梳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加剧工资扭曲，妨碍社会充分就业，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它也会削弱人力资本存量，减缓企业技术创新进程，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它还会降低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不利于经济内外联动发展，最终有碍于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研究可从劳动力异质性、不同要素市场分割的交叉性、数字经济情境等方面做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经济效应 高质量发展

一 引言

1994 - 2007 年期间，中国实施以市场与要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国际大循环模式，经济对外依存度在 2003 年超过 50%，2006 年已超 60%，呈现出逐年攀升的态势（史卫等，2021）。随着大国竞争愈加复杂激烈，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增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发展模式在需求和供给层面上均受到挑战：需求层面上，疫情期间，全球经济放缓，国家间“存量”竞争激烈；供给层面上，中国的人

* 周正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zhouzhengzhu246@126.com；周鹏，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zj18770515781@163.com。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多维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BJY059）的资助。

口红利逐渐消失，环保压力加大，资源浪费加剧，要素配置效率偏低。

为此，2021 年 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内大循环是铺路石，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超大规模优势，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国际的要素资源，应当积极整合劳动力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高要素自由度与配置效率。同时，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作为中国“十四五”规划改革的关键突破口，而中国要素市场一体化明显滞后，相较于商品和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较为严重（宋大强、皮建才，2020）。因此，深入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对于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逻辑与研究框架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相对立的概念，由于社会性、制度性等内外生因素的制约，造成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多个领域。一方面，从理论逻辑看，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基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个视角：一是古典经济学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劳动者供给方的异质性，强调技术分割，其政策含义是加快提升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以促进劳动力市场融合（Cefalo et al., 2020；赖德胜、苏丽锋，2020）；二是以市场分割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则归因于市场需求方的差异，强调制度性分割，其政策含义是倡导市场良性竞争模式，完善政策体制以加速劳动力市场的收敛（Cho & Choi, 2017；王海南、崔长彬，2021）。

另一方面，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践来看，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实施工业化赶超战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第一及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凸显，农村劳动力面临自身技术素质低下和二元户籍的“双重挤压”，大部分只能从业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城乡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分割。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势头愈发强劲，技术壁垒与户籍壁垒的双重挤压效应有所减弱，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有所提升，但在“晋升 GDP 锦标赛”的标杆式经济模式下（解晋，2021），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阻止内部优质资源外流，同时抵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使得要素自由流动仍旧困难，要素配置效率总体不高。伴随着社会变迁，劳动力市场逐渐衍生出新的分割形式：地域分割、产业分割、所有制分割以及部门分割等（刘易昂，2015）。总之，工业化赶超战略、人

力资本的异质性、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与加剧。

在理清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的基础上，我们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水平测度（Adair & Bellache, 2018；单爽，2021）和影响因素分析（Qi & Liang, 2016；韩帅帅、孙斌栋，2019）两方面。但是，近年来部分国内外学者逐渐重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例如，Ma（2018）探讨了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对中国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工资差距的影响，证实了行业分割会拉大城乡差距。蒲艳萍等（2020）在 Ma（2018）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区域等多重分割下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且要素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实行渐进式改革、赶超战略的必然产物，加上市场与企业、政府、社会息息相关，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企业竞争力、区域经济绩效等方面必然存在关联。以上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正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鲜有学者全面、系统地梳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本文尝试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

进一步梳理文献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从工资、就业、人力资本、创新、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六个方面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工资结构合理、社会充分就业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保证；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发动机”；企业出口竞争力增强、高质量 FDI 流入则是经济内外联动发展的“润滑剂”。因此，为了降低甚至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以促进经济高质量运行，深入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十分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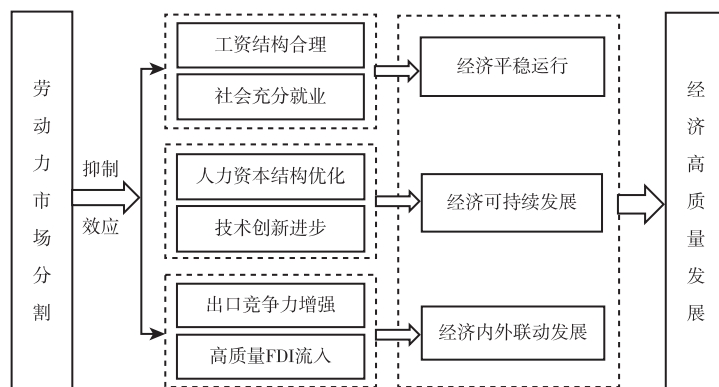


图1 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现有文献整理得到。

三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

(一) 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保证：工资结构合理与社会就业充分

1.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工资扭曲效应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际工资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工资扭曲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李言、樊学瑞，2020）。现有研究表明，中国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导致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扭曲（金晓梅，2020），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必然对工资结构产生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工资扭曲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劳动力跨域转移，挤压了工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了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二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水平，进一步制约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水平，进而影响到劳动边际生产率。

劳动力市场分割制约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显著拉大工资差距。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引起城乡分割、职业分割、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等，拉大了工资差距。例如，Mora & Muro（2015）通过采用随机马尔可夫链，研究发现哥伦比亚劳动力市场地域分割明显拉大了城市间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差距。Lehmann & Pignatti（2018）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拉大了非正式部门与正式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蒲艳萍等（2020）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显著拉大了城乡工资差距，且城乡工资差异呈现“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的演变特征。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歧视性”分割造成种族歧视、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等，有碍于工资差距的缩减。Ndobo et al.（2018）提出，由于种族歧视的影响，外来移民基本上只能就业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难以进入薪资高、福利待遇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钟若愚和屈沙（2019）研究证实了户籍歧视是造成公有制单位中城乡工资差距存在“粘性地板效应”的主因。Kim（2017）考察了韩国女性劳动力在初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性别歧视是造成男女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同时初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距比二级劳动力市场更大。王宇晨（2021）基于行业角度，通过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 CHIP）数据，研究发现性别歧视是扩大行业性别工资差距的主因。从本质上而言，工资水平取决于市场调节的劳动力供需比，但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造成劳动力跨域流动藩篱，致使供求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既不利于劳动力与岗位的最佳匹配，也不利于劳动力向上或跨域进行职业

转换，容易造成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进而拉大工资差距。

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加剧了工资扭曲。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可以从投入与产出两个角度进行阐释。首先，从投入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流动受阻、劳动力价格扭曲等，造成劳动力与岗位匹配失衡，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致使劳动边际生产率产生损失。例如，Grossman & Helpman (2018) 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技能和部门技能水平存在结构性错配，有碍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黄晶和王琦 (2021) 研究发现，消除技能与无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匹配失衡，有助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升。耿献辉等 (2021) 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制约劳动边际生产率及配置效率的提升，改善劳动力市场扭曲可使经济效率平均提升 16.55%。

其次，从产出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且难以投入到高效率地区，造成要素资源错配失衡，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获得与积累，降低了企业产出水平，有碍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升。例如，陈永伟和胡伟民 (2011) 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产生的缺口约为 15%，进而影响劳动边际生产率。李建平等 (2019) 利用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与 Tobit 计量模型研究发现，近十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造成的劳动产出损失约为 3%。李俊青和苗二森 (2020) 研究发现，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下，要素错配导致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致使市场吸纳过多低效率企业，挤压了企业的整体产出效率，最终滞碍经济体增长。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显著妨碍了劳动力自由转移，拉大了工资差距，制约工资水平的实质性提升。此外，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水平，对劳动边际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致使工资扭曲呈现扩大化，不利于经济体的健康运行与高质量发展。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就业效应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愈发强劲。如图 2 所示，2010 - 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7.19%，成绩喜人，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阶段，但就业市场并未同步。2010 - 2020 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十年间上升了 0.14 个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率总体均值保持在 4% 左右，城镇失业人数在 900 - 1200 万区间内波动，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而新增就业人数自 2014 年开始逐年递减，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显然有悖于经济规律。究其原因，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由城乡分割向地域分割、产业分割、部门分割、所有制分割蔓延，再加上

新冠疫情突发原因，劳动力流动阻力变大，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突出，就业市场扭曲程度加剧，造成城镇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所有制壁垒，要素流动渠道受阻，工资缺乏弹性，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起“隐性失业”；二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致使就业结构扭曲失衡，加剧大学生“知识失业”和女性“就业歧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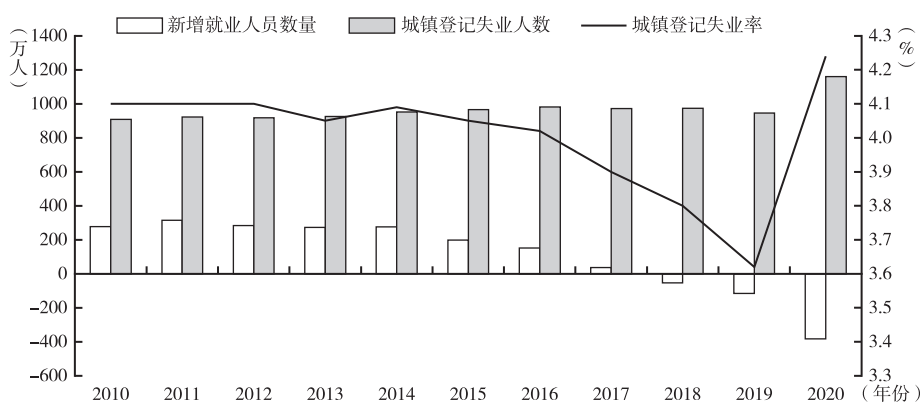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2010-2020年城镇失业及新增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整理和绘制得到。

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起“隐性失业”。从所有制分割视角出发，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经营规模小，资金也相对紧缺，因此，民营企业一般倾向于采用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数量，提供行业内富有竞争力的工资，以便于在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而国有企业除了自身的生产经营外，还肩负着维持社会稳定、吸纳就业的责任，本着社会责任吸纳了大量失业人口，将“公开性失业”强制转为“隐性失业”，即国有企业吸收了大量原本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力，意味着劳动力价格是存在扭曲的，这是一种低效率就业，并非可持续性的就业举措，实质上有碍于社会充分就业。如果深化国有企业工资体系改革，将其高工资率降低至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民营企业拥有足够强的吸纳就业能力，那么民营企业将有能力吸收国有企业释放出的“隐性失业”人口（盛仕斌、徐海，1999）。鉴于此，倘若要素资源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能够重新分配，同时国有企业的工资率下降至合理区间，降低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在民营企业仍能吸纳国有企业产生的“隐性失业”人口的前提下，社会有效就业人口将会显著增加。由此表明，整合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力要素价格机制，均衡所有制单位间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将部分“隐性失业”者

转变为有效就业者。

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就业结构扭曲失衡，加剧大学生“知识失业”和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分割下，致使大学生“知识失业”严重化。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模式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包分配”模式，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模式，高校毕业生“知识失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近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攀升，呈现供大于求的市场状态，“高学历失业”、“人才高消费”现象普遍存在，即高校毕业生接受了高等素质教育，却未能顺利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导致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降低，挫伤工作意愿，损害社会生产力（寇宗来，2012）。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高校毕业生“知识失业”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如下三点：首先，城乡分割附带严重的二元户籍色彩，致使农村出身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大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遭遇就业歧视。其次，所有制分割下，高校毕业生倾向于稳定性高、工薪福利好的体制内工作，情愿走上考公务员的“独木桥”，不愿意从事体制外工作，就业选择域变窄。第三，行业分割直接凸显了行业工资差距和社会地位，高校毕业生一般偏好于薪酬、地位和热度三高的垄断型国企，但其岗位有限，就业竞争大。

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分割引起性别分割，加重女性“就业歧视”顽疾。佟孟华和于建玲（2017）测算女性进入不同部门的概率，研究发现部门分割加剧了性别歧视，而性别歧视是拉大性别工资差距的主因。刘志国和宋海莹（2018）基于所有制分割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非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异呈现扩大化，而国有部门呈现收敛。除此之外，有学者还提出了学术劳动力市场也存在性别分割，主要从学术发表、成本和管理主义三方面论证了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性别歧视现象（吕文晶等，2018）。总而言之，无论是由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起的“隐性失业”，还是尚存的大学生“知识失业”和女性“就业歧视”问题，都表明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分割，不利于社会充分就业这一目标的实现。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发动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进步

1.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人力资本效应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4.0时代，服务经济发展迅猛，加大了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高技能人才面临严重短缺，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整个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削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度，导致职业更换成本增加、就业机会锐减、摩擦性失业上升，一定程度上有碍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提升。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具有双向效应。从经济学视角而言,就业者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理性人是否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刘瑞明等,2017)。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地域分割、城乡分割、行业分割、性别分割等多重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跨域流动受阻,地区间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悬殊,导致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人力资本结构难以整体提升,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投资。

但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弱势劳动力群体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吕新军、代春霞,2019)。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性别歧视仍旧盛行,女性在求职和职位晋升中经常遭遇“粘地板效应”“玻璃天花板效应”(周春芳、苏群,2018; Faruk, 2021),男性劳动者拥有的就业机会更多,更换职业的可能性更大,市场分割对男性劳动者更换职业的阻挠力度反而更大,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男性劳动者的激励程度,引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在城乡分割情形下,与城镇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基本从事低技能、低薪、竞争力低的工作,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保护了其工作的稳定性。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具有双向效应,其中负面效应占据主导,但对于弱势劳动力群体而言,一定程度上起到反向激励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于女性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这两类弱势劳动力而言,基本上从事低技能、流动性差的次要劳动力市场,更换职业面临高风险、高成本,基本上不更换工作,劳动力市场分割反而保护了其工作的稳定性,有助于提升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而男性劳动力、城镇劳动力等优势劳动力群体技能水平高、流动性强、就业机会丰富,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降低他们在市场中自由配置的效率,进而损害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龚刚敏、江沙沙,2019)。

另一方面,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所有制分割显著的情況下,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偏好于国有企业,退而才选择民营企业(刘瑞明,2012)。多数研究证实了短期内民营企业的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于国有企业,长期结果相反(李路路等,2016; 刘志国 & Ma, 2016)。这其中的缘由主要体现在:从短期来看,薪资高、福利高、社会地位高的国企是大学生就业的“香饽饽”,而近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一直供过于求,毕竟国企岗位有限,意味着民营企业以相对更低的工资获得了与国有企业基本同质的劳动力,在短期内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要胜过国有企业。但从长期来看,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软硬件设备相对

不足，致使其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难以充分挖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潜力，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长期收益率的提升。

总之，尽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部分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整体上负面效应仍占据主体。劳动力市场分割既不利于一个理性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又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效益的整体提升，有碍于人力资本结构的转换升级，阻碍经济体增速的攀升。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创新效应

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血液，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助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潜能。然而，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创新要素、创新人才跨域流动，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有碍于企业创新活力与创新效率的提升。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削弱了企业进行创新的积极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例如，李平和季永宝（2014）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力价格扭曲，进而导致企业研发投入被挤占，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白俊红和卞元超（2016）运用反事实方法研究得出，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扭曲，企业创新效率将提升10.46%。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首先，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劳动力价格扭曲，挤压了劳动者及其对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剧高素质技能人才流失，致使企业创新绩效难以实质性提升（安孟、张诚，2020）；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容易引起劳动力价格扭曲，造成要素价格信号传递失真，市场机制难以根据价格信号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抑制了企业生产率及创新效率的提高；最后，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劳动力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定价权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扭曲容易滋生寻租关系，而这种寻租关系带来的收益会抑制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进而滞碍了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分割也会倒逼着企业进行创新。从短期来看，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劳动力价格扭曲能够给企业带来低成本优势，促使企业的规模报酬在短期内呈现扩大化，有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生产经营及创新活动。但从长期看，劳动力价格扭曲制约了高技能人才的供给，由于高端人才的匮乏，企业无法顺利转型升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极易被淘汰出局，企业会意识到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重要性，组织职工强化技能培训学习等，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显著，加大了企业创新的阻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锦标赛竞争”取胜引发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会加大企业创新的阻力。要素资源的定价权一般由地方政府掌握，企业为了顺利获得要素资源及相关政策补贴，往往会主动找政府建立寻租关系（Luo et al., 2011）。同时，政府对企业提供的政府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信号传递中介，它暗含了该企业发展前景光明，提示投资者可以放心投资（杨洋等，2015）。借助政府补贴这一信号中介，利于企业在短期内募集创新资金，同时也是响应政策的表现，有益于企业生产与创新。

具体来说，对于提供大量就业和税收的国有企业而言，往往与行政垄断直接挂钩，政府给予的补贴力度较大，但国有企业更偏好于扩大市场规模而非进行研发，其创新惰性较高（Aghion et al., 2012）。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民营企业在要素资源积累、人力资本、社会信任等方面明显不如国有企业，实际上民营企业对政府补贴的渴望比国有企业更为迫切，换句话说，民营企业更需要政府补贴这种信息中介来证明自身进行研发活动的可行性和稳健性。然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容易导致信号传递失真，且分割程度越大，信号的迷惑性越大。这其中的缘由主要是，制度性分割促使企业通过公关方式获取政府补贴，而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大部分用于维系与政府的关系，只有少部分真正用于进行研发活动，严重抑制了企业创新的动力。

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主要以负面效应为主，导致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动力不足，降低企业的创新竞争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适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能够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最大程度上释放企业创新活力，实现“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

（三）经济内外联动发展的润滑剂：企业出口竞争力增强与高质量 FDI 流入

1.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出口效应

改革开放 40 余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出口奇迹”，其中一个重要的外部动因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性引起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由此产生的低劳动力成本转变为出口优势，刺激了本土企业扩大出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基于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刺激的出口行为是否可持续？是否能够真正增强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有碍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首先，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等显著存在差异，经济上互补性显著，而这种互补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素跨域自由流动来实现。而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要素自由流动，要素配置达不到最优，损害企业的规模报酬与生产效率，进而削弱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王明益、戚建梅，

2017)。

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生“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Melitz, 2003；刘竹青、佟家栋，2017）。即在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形下，高生产率的企业偏向于选择出口以扩大规模，同时学习并引进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而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高生产率的企业偏向于选择不出口，而低生产率的企业面临内地门槛壁垒抬高、竞争力加大，倾向于选择出口。加上低生产率的企业本身存在人力资本、技术水平上的瓶颈，只能获得相对有限的学习溢出效应，出口效应整体上并不显著。

最后，还有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外资企业出口的激励程度远小于本土企业，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效应并没有显著提高（张杰等，2011）。可能是因为本土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知悉程度相对不高，致使出口的规模与效益不成正比，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普遍存在，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低。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充分利用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效应显著。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具有异质性效应。出于对国内生产总值绩效的考虑，地方政府更偏好于规模经济凸显的国有企业，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人才资源，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尽管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劳动力价格扭曲能够给企业带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成本优势还不足以吸引国有企业选择出口，由此国有企业的出口意愿并不高（张杰等，2013）。相反，民营企业受所有制壁垒的挤压，不能享受与国有企业均等的政策福利，为了减轻“挤压效应”，民营企业需要利用这种成本优势来扩大出口，同时响应政府大力支持的“走出国门”能够获取一定的政府补贴，因此民营企业的出口意愿更高。由此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民营企业出口的激励程度大于国有企业，且企业出口的动力与政府、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直接相关。

综上所述，在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的今天^①，我们应该意识到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刺激的企业出口行为不可持续。企业出口建立在本土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基础上，本土企业应得贸易收入被国外投资者“分一杯羹”，必然损害了国内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① 2021年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2.20万亿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17.93万亿元，2020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15.8%，排名稳居世界第一。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流入效应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引进来”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引进来”逐渐从“数量型”演变为“质量型”,更加注重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那么,劳动力市场分割到底是促进还是滞碍了 FDI 流入?有学者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手段之一,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放宽了 FDI 流入的门槛(周杰琦、汪同三,2017)。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 FDI 流入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市场经济初期,中国农村残留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分割普遍存在,城乡工资差距悬殊,劳动力价格被严重扭曲。另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获得引进 FDI 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为了能够顺利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绩效目标,会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指向型 FDI 对劳动力成本较为敏感,这对于劳动力指向型 FDI 的流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低劳动力成本与 FDI 流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从短期看,低劳动力成本能够降低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对于劳动力指向型 FDI 流入无疑具有“虹吸效应”^①,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为 FDI 的流入提供了便利。但从长期看,低劳动力成本与 FDI 流入并不完全成正比,甚至呈现反比关系,劳动力市场分割对 FDI 的流入起到阻碍作用。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可能存在劳动力价格扭曲,劳动力实际工资低于正常值,长期极易挫伤劳动者工作意愿,削弱劳动生产率,进而滞碍 FDI 流入。二是劳动力价格扭曲从侧面也反映出该地区的制度健全性不够,表明投资存在隐性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 FDI 的流入效应。

不同地区 FDI 流入的类型存在异质性特征。分地区来看,不同地区 FDI 流入的类型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经济更为发达,其制度健全性较高,隐性的投资风险较低,市场需求庞大且高端人才云集,FDI 流入效应较强,吸引了大量市场导向型、技术指向型 FDI 流入;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制度健全性较低,投资存在潜在风险,FDI 流入效应较弱,但其自然资源、低价劳动力丰富,由此基本上是劳动力指向型、原料指向型 FDI 流入。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基础上的原料指向型、劳动力指向型 FDI 的流入是短期、不可持续的,它们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暂的。这是因为一国或地区的资源有限,且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会损害劳动力工作意愿,造成社会

^① 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但这些劳动力要素的回报往往与其价值不对等。

生产力的损失。

总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分割确实便利了 FDI 的流入，有助于经济体在短期内快速增长。但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分割吸引的 FDI 大部分都是瞄准了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当周边邻近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于中国时，劳动力指向型 FDI 企业便会从中国迅速撤离，而外资的撤离将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和梳理，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工资扭曲效应与就业效应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对于工资扭曲效应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通过阻碍劳动力跨域转移，挤压工资溢出空间，制约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水平等造成工资结构扭曲；对于就业效应而言，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分割容易引起“隐性失业”，加剧大学生“知识失业”和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人力资本效应与创新效应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产生消极影响。对于人力资本效应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双向效应，其中负面效应占据主导，但对弱势劳动力群体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对于创新效应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和反向激励双向效应。同时，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加大了企业创新的阻力。最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出口效应与 FDI 流入效应整体上有碍于经济内外联动发展。对于出口效应而言，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刺激的企业出口行为并不可持续，有碍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实质提升；对于 FDI 流入效应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与 FDI 流入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基础上的 FDI 流入具有地区异质性。

总体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加剧工资扭曲、妨碍社会充分就业，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劳动力市场分割也会削弱人力资本存量、减缓企业技术创新进程，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还会降低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高质量 FDI 流入，不利于经济内外联动发展，最终有碍于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于以上主要结论，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政府应当制定差异化的积极性劳动政策，消除异地劳动力歧视，畅通劳动力跨域流动渠道；搭建全国统一的信息化劳动服务平台，破除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不对称，缓解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工资扭曲问题。其次，应深化工资体制改革，纠正劳动力定价机制，将“隐性失业”人口转化为有效就业人口；高校毕业生应当树立基层就业观，抛弃“社会精英”情结，同时政府健全以“跨域、互认、共享”为特点的人才管理机制，破除歧视性人才使用壁垒；加强反就业性别歧视监督机制，维护

女性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逐渐削弱性别歧视。再次，应破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地域与性别歧视，加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在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强化劳动力就业性别平等理念，保证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整体提升。然后，应完善政企间长效监督机制，挤压寻租空间以减少寻租行为，倡导新型政企关系；加快破除所有制壁垒，变国有企业的创新惰性为创新活力，赋予民营企业创新足够的扶持力度与安全感。最后，应持续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劳动力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只有苦练“内功”才能拥有更为强有力的“外功”，坚持以扩大内循环为引擎，助推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格局。

从现有的文献看，还需要从如下方面展开拓展研究：一是进一步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异质性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由城乡分割向区域、行业、部门等多重分割蔓延的局面下，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不可忽视，同时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俨然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市群层面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刘昊、祝志勇，2020）。为此，基于不同的产业维度（如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所有制维度（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等，进一步研究城市群层面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

二是进一步挖掘不同要素市场分割的相互影响。目前，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某一特定要素市场的分割及其经济效应，而忽略了不同要素市场之间存在的交叉性。事实上，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因此某一要素市场分割也将影响其他要素的配置。例如，Hsieh & Moretti（2019）研究发现，各城市对本地住房的限制性供给政策会阻碍劳动力跨域流动，加剧就业错配，不利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即土地要素市场分割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分割。反过来，劳动力流动也会影响地区间土地指标的跨域分配。因此，未来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要素市场，应当考虑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数据等不同要素市场分割之间的交互性作用。

三是探索在数字经济情境下的研究。当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形态。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进步对中低端技能劳动力造成强烈冲击，这类劳动者的现有技能难以与新技术带来的岗位的技能需求相匹配，部分劳动者存在失业风险，未来可以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高技能、中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另一方面，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快速发展，人机协作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将成为日常，人机协作将成为社会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未来人机协作的差异化管理、工作伦理准则、投入产出水平等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安孟、张诚 (2020), 《劳动价格扭曲抑制了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吗?》, 《财贸研究》第 6 期, 第 14 - 24 页。
- 白俊红、卞元超 (2016),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创新生产的效率损失》, 《中国工业经济》第 11 期, 第 39 - 55 页。
- 陈永伟、胡伟民 (2011), 《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 《经济学(季刊)》第 4 期, 第 1401 - 1422 页。
- 单爽 (2021),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视角》, 《上海经济研究》第 5 期, 第 61 - 75 页。
- 耿献辉、伍茜蓉、赵文 (2021),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效率损失：分解与影响机制》, 《经济问题探索》第 6 期, 第 30 - 43 页。
- 龚刚敏、江沙沙 (2019), 《个人教育回报率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第 159 - 169 页。
- 韩帅帅、孙斌栋 (2019),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化》, 《人口与经济》第 2 期, 第 92 - 104 页。
- 黄晶、王琦 (2021), 《技能和无技能劳动力工资扭曲、利率扭曲与效率损失》, 《统计研究》第 1 期, 第 65 - 78 页。
- 解晋 (2021), 《转移支付、对外开放与劳动力市场整合——分权下的锦标赛竞争》, 《上海经济研究》第 3 期, 第 33 - 44 页。
- 金晓梅 (2020), 《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 《经济与管理》第 4 期, 第 32 - 37 页。
- 寇宗来 (2012), 《基于文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高学历失业》, 《南方经济》第 12 期, 第 69 - 83 页。
- 赖德胜、苏丽锋 (2020), 《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1 期, 第 80 - 89 页。
- 李建平、周磊、孙宁华 (2019),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经济经纬》第 4 期, 第 86 - 93 页。
- 李俊青、苗二森 (2020), 《资源错配、企业进入退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产业经济研究》第 1 期, 第 1 - 14 页。

- 李路路、朱斌、王煜 (2016),《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工作组织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第126-145页。
- 李平、季永宝 (2014),《要素价格扭曲是否抑制了我国自主创新?》,《世界经济研究》第1期,第10-15页。
- 李言、樊学瑞 (2020),《中国地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演变:1978-2016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第62-82页。
- 刘昊、祝志勇 (2020),《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软科学》第10期,第90-96页。
- 刘瑞明 (2012),《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理论与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4期,第21-32页。
- 刘瑞明、亢延锬、黄维乔 (2017),《就业市场扭曲、人力资本积累与阶层分化》,《经济学动态》第8期,第74-87页。
- 刘易昂 (2015),《我国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割及经济效益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第8期,第134-142页。
- 刘志国、James Ma (2016),《谁进入了体制内部门就业——教育与家庭背景的作用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第7期,第76-82页。
- 刘志国、宋海莹 (2018),《中国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性别歧视——基于收入角度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4期,第44-52页。
- 刘竹青、佟家栋 (2017),《要素市场扭曲、异质性因素与中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关系》,《世界经济》第12期,第76-97页。
- 吕文晶、陈劲、刘进 (2018),《中国女性学术职业流动悖论——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期,第51-55页。
- 吕新军、代春霞 (2019),《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回报》,《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88-96页。
- 蒲艳萍、彭聚飞、张玉珂 (2020),《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及其分解》,《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69-84页。
- 盛仕斌、徐海 (1999),《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第5期,第68-74页。
- 史卫、陈平、路先锋 (2021),《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价值链升级与市场一体化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第16-25页。
- 宋大强、皮建才 (2020),《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社会体

- 制比较》第3期，第171-181页。
- 佟孟华、于建玲（2017），《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分解——基于CGSS2010数据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第123-129页。
- 王海南、崔长彬（2021），《财政分权与中国省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经济问题》第5期，第55-62页。
- 王明益、戚建梅（2017），《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视角》，《经济学动态》第1期，第77-91页。
- 王宇晨（2021），《性别工资差距缘何存在地区差异？——基于性别行业隔离的解释》，《中国软科学》第7期，第64-73页。
- 杨洋、魏江、罗来军（2015），《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管理世界》第1期，第75-86页。
- 张杰、刘元春、郑文平（2013），《为什么出口会抑制中国企业增加值率？——基于政府行为的考察》，《管理世界》第6期，第12-27页。
- 张杰、周晓艳、李勇（2011），《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经济研究》第8期，第78-91页。
- 钟若愚、屈沙（2019），《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机会不平等与城乡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88-104页。
- 周春芳、苏群（2018），《二元结构下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南方经济》第7期，第96-112页。
- 周杰琦、汪同三（2017），《FDI、要素市场扭曲与碳排放绩效——理论与来自中国的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第96-107页。
- Adair, Philippe & Youghourta Bellache (2018).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Algeria: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nalyses (2007 to 2012).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2 (4), 1765 - 1783.
- Aghion, Philippe, Philippe Askenazy, Nicolas Berman, Gilbert Cette & Laurent Eymard (2012).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 Cyclicity of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0 (5), 1001 - 1024.
- Cefalo, Ruggero, Rosario Scandurra & Yuri Kazepov (2020). Youth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European Regions. *Sustainability*, 12 (9), 1 - 18.
- Cho, Sungik & Yool Choi (2017). Convergent or Divergent? The Hidden Dynamics of

-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s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s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Politics & Policy*, 45 (4), 594 – 625.
- Faruk, Avinno (2021). Analysing the Glass Ceiling and Sticky Floor Effects in Bangladesh: Evidence, Extent and Elements. *SN Business & Economics*, 1 (9), 1 – 23.
- Grossman, Gene & Elhanan Helpman (2018). Growth, Trade, and Inequality. *Econometrica*, 86 (1), 37 – 83.
- Hsieh, Chang-Tai & Enrico Moretti (2019). Housing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1 (2), 1 – 39.
- Kim, Young-Mi (2017). Rethinking Double Jeopardy: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Disadvantag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nsiders and Outsiders in Kore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60 (6), 1082 – 1096.
- Lehmann, Hartmut & Norberto Pignatti (2018). Informal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 Labor Market: Is There Segmentation in Ukrain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6 (3), 838 – 857.
- Luo, Yadong, Hongxin Zhao, Yagang Wang & Youmin Xi (2011). Venturing Abroad by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51 (4), 433 – 459.
- Ma, Xinxin (2018).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by Industry Sectors and Wage Gaps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 Urban Residents in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7, 96 – 115.
- Melitz, Marc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6), 1695 – 1725.
- Mora, Jhon & Juan Muro (2015).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8 (3), 477 – 486.
- Ndobo, André, Alice Faure, Jeanne Boisselier & Stella Giannaki (2018). The Ethno-racial Segmentation Jobs: The Impacts of the Occupational Stereotypes on Hiring Decision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8 (6), 663 – 679.
- Qi, Yaqiang & Tongxin Liang (2016). Regional Segregation or Industrial Monopoly? Dual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3 (1), 1 – 20.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 Research Summary and Prospect

Zhou Zhengzhu & Zhou 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ommodity and capital markets, China's labor market is more fragmented. A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looks forward to a breakthrough in market-oriented reform on factor allocation, the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needs to be prioritized. Based 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exacerbates wage distortions and hinders social full employment, and it could be detrimental to a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Meanwhile, the segmentation also weakens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and slows dow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it is harmful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segmentation reduce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restrains the inflow of high-quality FDI, and it is not conducive to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es and ultimately becomes barrier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ubsequent studies on market segmentation should focus on labor heterogeneity, 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different factor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J21, J24, J31

(责任编辑：封永刚)